

潮头论剑 |

成都诗人其然送我一本新书《原版成都》。我忽然想起昌耀、周涛、马新朝、高凯这些以地域写作取得成功的诗人，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标志性人物，猜想其然创作这本诗集的决心也不会小。返晋后，我细读数次之后，生出几许惭愧。

在其然的诗中，我尽情地游了一次成都。说实话，比导游陪着收获都大。导游只能介绍景点，其然却让我体味到了成都人的性格、情感、精神。正如著名诗人杨然对这部诗集的评价：“他在写实吗？但是句句仿佛都是虚的。他在写虚吗？但是行行觉得又是真的”。其然笔下的成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又不是像纪录片一样拍摄下来，而是注入了历史、文化、性格、有情怀，有思想，有境界。他写的是自然的成都，也是人文的成都。他描绘的是成都的景，表现的是成都的人，属于有人的风景，融汇了古老与现代的元素。其然有一组诗叫《天府吃菜》，让我忍俊不禁，垂涎欲滴。在《回锅肉》中写到：“这是一道经典的独白从乡村到城市，一个年代翻越另一个年代/不肥不瘦，总是在各种佐料的渲染中/彰显出一种特殊的韵味”。“不肥不瘦”的口味与成都人不慌不忙、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是吻合的。如果你认为成都人守旧，那就错了，就是回锅肉这种传统的菜都在与时俱进；“与各种时蔬为伍，从没掩去自己的光芒”。其然是借饮食写成都人的性格和精神。写天府吃典不能不写火锅：“这原是川江上的船歌，号子声/将险恶的水道，煮成了一道大合唱/丰满的情绪，开始名震天下”。不读其然的诗，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火锅的历史渊源，不明白火锅的悲壮。“汤越煮越少，鲜活的元素/都浮在一片嘈杂的吵闹中/只有黄铜的锅底/留存了历史的细节”。寻根的途径是多样的，从饮食寻根还不多见，大概只有其然写得出来。

写一个城市，不能不写路和桥。随着城市的改造，许多路徒有虚名，华而不实，缺乏内涵，而一些有文化底蕴的路已经荡然无存，诗人对文化流失深表忧虑。其然写了一条虚拟的路，并命名为“蓉城路”，可以说这是一条突破地理学意义的路，并赋予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好多田埂被放大成路的时候/一些亢奋、激越、时尚和仿古名词/成了路，成了外地人熟悉/而本地人陌生的路”。城市的快速发

有人的风景——漫谈其然的诗集《原版成都》

■ (山西)王立世

展，必将导致田埂变成路，高楼大厦代替田园风光，这里有浓郁的怀旧情绪，有抚今追昔的伤感在内。“那些田畴，那些山坡，那些沟沟/还有小时候放牛、撒野/年轻时谈情、说爱、追女孩，记忆/都成了路”。人到一定年龄，怀旧是免不了的，记忆就成了路，常常沿着记忆回到逝去的岁月。“儿时的小巷，很多次碰面/也曾说起那些早逝的兄弟/更多还是互相拱拱手，互称大道”。这是其然写得最沧桑、最深情的诗句。“那些早逝的兄弟”让人感到惋惜，感到生命的飘忽不定。“互称大道”的肝胆相照，是市场经济时代弥足珍贵的友谊和信任。从田埂变成路，到记忆变成路，最后到兄弟变成路，其然写得是情感之路，人性之路，精神之路。当然，其然也写了颇具文化意味的《红星路》《东篱路》《纱帽街》等。成都的桥也是一大景观。其然在《成都的河与桥》中写到：“随手翻开一页《华阳国志》/到处都有被渍湿的痕迹/那些翻来覆去的水珠，让蜀国的/每一个太阳都是湿漉漉的”。成都自古就不缺水，这也是成为灵秀之地的根本。桥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诗人写了安顺桥、万里桥、送仙桥、万福桥等，可以说大部分桥都与文化密切相关。其中写得最精彩的当属《九眼桥》：“这不是桥的问题，也不是有几眼的问题/它是一把弓，只是太重，只是太古旧/白塔的箭矢，需要一双手的握力/需要整整九个指头，弓放在河里/弦，让河水去拉，让一河的帆影和月光去拉”。如此美妙的想象是独一无二的，是其然艺术创造力的最佳体现。在《万里桥》中写到薛涛、杜甫、岑参，写岑参“匆忙的酒碗里，岑参/摇摇晃晃，不知将夜色安放在何处”。其然用自己的才华在打造一个诗意的文化的成都。

芙蓉是成都的市花，与其他花最大的区别就是凋谢时，裹紧所有的花瓣，直到腐烂也不见花蕊。芙蓉在其然的诗中多次出现，以芙蓉为题的诗就有《成都的芙蓉花》《芙蓉，或者爱情》《芙蓉与落英》《秋风，芙蓉，成都》《咏芙蓉》等，可见

诗人对芙蓉的偏爱。诗人写芙蓉，就像写成都的饮食一样，写出成都人内在的精神。在《成都的芙蓉花》中写到：“这个季度，成都的芙蓉正艳/几滴秋雨过后/看不出有玫瑰的那种近乎做作的娇艳/每一个花簇，都是不紧不慢地/优雅亮相”。在《芙蓉，或者爱情》中写到：“秋风高扬之后/至死不肯离开花蕊的芙蓉才是你的真实，一朵朵地跌落/但收紧了衣衫，他们说你是草木的命/我不相信，误落在农家小院的菜地是命运的多舛，木质的根系上/定有一根柔软的傲骨”。不紧不慢的优雅，闲适，从容是成都人精神的外在体现，他们内心里都有一根傲骨，外柔内刚正是成都人的独特之处。其然还写了《蜀葵》《白玉兰》《迎春花》《夹竹桃》《蒲公英》《山寺梨花》《狗尾巴草》《我坡上的菊花》《沙河边的梧桐树》《又是银杏叶飘飞的时候》等很多花草树木，各具特色，把情怀寄寓于花草树木，花草树木就具有了人的灵性和思想。在《又是银杏叶飘飞的时候》中写到：“能够干净落在地上的树叶并不多/能够迎着阳光飘落的就更少/能够在笑语中随冷风而来的/就少之而少，从容是一个标志/将爱在光阴中一寸一寸放大”。依然是从容不迫的样子，但精神内涵得到扩充，是一种干净的从容，是一种明媚的从容，是一种不畏严寒的从容，是一种快乐的从容，是一种把爱放大的从容。《白玉兰》中的“其实，孤独不一定说出来/就像这个下午，一个华丽的起身/足以轻声地向年轻告别”和《我坡上的菊花》中的“憔悴，是另一种美丽”，情感与哲理融为一体，特别耐人寻味。诗人也写了成都的雪，在《成都的雪很淡》中写到：“成都的雪很淡，淡得如一个下午的心情”。在《2016 成都的第一场雪》中写到：“纤细得如美女秀发中的白丝，不觉中便已消逝”。在《成都的雪》中写到：“成都的雪，总是夹带着小雨而来/羞答答的，憋足了劲/酝酿了很久的感情，也开不了花”。可以说诗人抓住了成都雪的特征，与谢枏笔下的哈尔滨的雪迥然不同，同样体现出成都人的性格情怀。

写成都，不能不写草堂，那是诗人们心中的圣地。其然在《草堂寺》中写到：“那时读诗的人不多，课本上的/杜甫，与宏大的草堂寺/也不过就是毗邻”。轻描淡写，他们谈起杜甫就像谈一个邻居一样亲切自然，这就是文化的成都。诗人对那些附庸风雅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冷嘲热讽：“上风上水的天气/让很多的华墅，都愿意/与秋风为邻/秋风其实没有破/一直蛰缩在草堂寺里/香火暗淡，嶙峋的双手/反牵着一根茅草，向秋风化缘”。在《送仙桥》中写到：“最近听说，很多显贵也开始喜欢/被秋风嚼碎的茅草”。《都江堰》是中国水利工程上的奇迹，在其然笔下也举重若轻：“一个水的问题，被水轻松地化开”。这大概就是成都人的性格，一般不会慷慨激昂，再重要的人物，再大的事都能保持镇定自若，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气定神闲。读《游武侯祠》可以体味到同样的心境：“松柏之下，没有什么特别”，“故事和传说一直在嘈嘈絮语/太浓或者太淡，都不是历史本来的颜色”。这些在外地人眼中不同寻常的名胜，成都人都习以为常，他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和文化，体现其别具一格的人文精神。

其然的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魅力无穷的成都，从中也可体会到诗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都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生活、思想、情感几乎与成都融合在一起，当然也有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反思，比如在《月下垂钓》中写到：“这个时候，只剩下沉默/水波纹在反复修改，秦砖汉瓦/已经远离朝堂，饵料垒起的江山，只有一尾/轻轻晃动的明月”。成都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正以坚定的步伐向现代化大都市迈进。其然在《33层高楼上写成都》中写到：“蝉鸣上了高楼，蜻蜓和蝴蝶也退出了古战场/来来往往的汽车像昔日的/麻雀，潮汐般涌来飞去/钟声已旧，入夜的小草，还要/承担起白天的呼吸，我活在草尖上/等不来一滴干净的晨露”。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能极大地提升物质文明，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但农耕时代那种质朴和清静恐怕再也难以找回，正如诗人在组诗《原版成都》中写的：“都说成都人喜新不厌旧/可是一小碗的好菜/再也难以敲开隔壁的门”。也许，这正是其然这本《原版成都》的历史价值所在。

潮头私语 |

走过兰州东岗路

■ (新疆)梁北雁

(1)
兰州东岗路，从东到西，一条深深雨巷。一条漫步在北大陆风季的龙骨。直接抵达东方红世纪广场，抵达体育馆，风华绝代的立体构成，让我泪眼朦胧。让我随意走过汽车车站，走过狭窄的红泥沟，我看到，五泉山的隔世佛歌，一如万年前的王者皇冠。绵柔似水。缓缓穿透，即将溃烂的记忆。嘶哑的嗓音，潸然狂奔。抑或是东岗路的紫色迷情，在原地，东张西望——

(2)
那天，深秋风紧。暗雪飘渺。昏厥的阳光，伫立成生命塑像。那天的黄河河流，迷茫茫，在城市的随意拐角处，敲锣打鼓，庆祝新年的到来。那天以后的东岗路，你还一个人，一直走下去。清冷的思念，融入水的骨髓，绵延在桃花盛开的小村——遥远的西固，浅绿落尽，红谷云轻。春天来了，惊天盛艳的桃心，能否抚慰你孤寂的伤痕？

(3)
青空之上的鸟儿，泛滥成灾。只有原路返回，离东岗镇不远，夜深约二点，看到沉浮的雪色中，有你的影子，频频向我招手……

在诗情画意的额济纳胡杨林

■ (山西)剑熔



风从额济纳吹过。季节在悄悄变化。人们说：你的额济纳，我的额济纳，内蒙古的额济纳，中国的额济纳。在九月。额济纳，大美，诗情，画意，醉人。岁月进入更年期，多多少少有一些脾气。也许，草原上飞奔的马蹄惊醒树沉睡的梦，马匹咀嚼的声音叫醒夜晚叫醒星星。在额济纳，风吹草动，金色的太阳与胡杨林的金色一同升起，染得河水像油炸的一样黄。原来，额济纳做了很久的梦醒了，金灿灿的亮丽，金灿灿惹人喜欢，让风紧紧拥抱着，不愿离去。

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枯。就像胡杨林的爱，风风雨雨爱着每一个季节，爱着生养她的大地、母亲，风雨、雾雪，夏热、寒冷，把一个爱字写得潇潇洒洒，淋漓有致，自然优美。风吹胡杨林。在秋季，黄色的火焰一旦燃起来，烧透天空，烧透那一块土地，烧透一条条河水。河流怀揣着胡杨林的梦，左拐、右拐，似乎捉着迷藏，回旋出她的韵律和风姿，告别母体，缓缓地流向远方。我记住了茂密的胡杨千奇百怪，神态万千。

粗壮的树几个人难以合围而抱，怪异的似苍龙腾越，虬蟠狂舞，令人惊奇不已，叹为观止。

惊叹之余，我在想，何不把胡杨林金色的美景刻印，或者摄进小小的脑海，带回家坐在乌金阁内，品尝回味着浓香的茶水，然后，点燃一只烟，打开脑海的开关，回放胡杨林醉人的姿色，写下的一行行诗句，也美不过真实的胡杨林。那才叫诗情画意啊！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潮頭文學
龍辰醫書

潮头拾贝 |

秋风无言 (组诗)

■ (四川)符纯荣

山岗上

夕阳过后
风把山岗安抚,呈现出
温驯的弧度
蚂蚁托运暮色。青草分解夜露
搬空的苞谷杆
带着无限放大的失意
一如春秋交错
总会有月光遗忘或记起

——星宿向来不善言辞。它在上空照看着
黄土陪伴的母亲
以相同的隐忍和沉默

窗扉

需要吹毛求疵,擦亮
青春少年;需要腾空尘土
赎回小家碧玉
需要点亮油灯,续上烟火记忆
需要紫风铃露湿笑容
兜住美而短暂的晨曦
事件总是一闪即逝。镂空的秩序
承载着起伏、温度
和一贯摇摆而又恒定的情绪
当它某一天发出声音
应该是搁置已久的那把钥匙
随母亲的体温走失
又在黎明的抚摸中
缓缓复辟锈迹剥落的指纹

稻草垛

堆积在一起,故意制造一种
繁盛假象。农历九月
更多谎言不忍说破——门前的
柿子树,架上的藤蔓,石缝的谷粒
黄昏时分,火烧云卷过天际
因为一位老人过世,色调略显阴郁
而葬礼过后,亲人们又将远去
留下一部分月光,照看着
充满病痛的留守记忆
秋后之夜,有什么正在满积
一句忍不住的叹息,掉在稻草垛上
旋即洒散开来——四下溅落的火星
将孤独这个词语照得透亮

方向

草叶向上飞扬
炊烟隐入尘土

向左,是空荡;向右,是寂寞
半截牛鼻绳
攥紧一根叹息的凄惶

方向是多余的。每一堵断墙背后
都归期遥遥,每一年桂花凋落
都杳无音信

暮色将至。谁送来几星乳名的火焰
为我找回
不知所踪的温暖

伸张的十指 无望地索取温柔 (组诗)

■ (广东)吴红綾

寂寞的手指

初冬的夜
在华灯初上时
垂下薄冷的幕
阴暗里,伸张的十指
无望地索取温柔
寂寞得哀怨

涂着丹蔻的指甲
一层一层藏着心事
璀璨的色彩描摹张扬
艳丽的外表
裹着十指连心的疼

十指思念着十指
昨夜曾扣得不留缝隙
氤氲的气息环绕指间
如藤蔓般缠绵
生死相随岁月静安

流逝的时光,将一根一根手指
残忍剥离
不舍放弃的十指频频招唤
留下的十指无法逾越
远去的距离

孤单的手指
翻来覆去咀嚼着回味
那丝暖,被夜浸润得寒凉了
孤寂在指尖上闪烁
冷冷的幽幽的燃烧

巴黎时光

巴黎时光
一杯柠檬水,静静地等你
等你从大西北归来
为你洗尘

你如风如神祇
阔步走来
我的明眸落在你的脸上
那里有冰雪雕刻的痕迹
还有,心底掩藏的思念

面对面,近在咫尺
却无法逾越这距离
欢喜的脚步被桎梏卡住
指尖轻轻触摸你的眉端
任泪水穿行时光

若果,万年之后
生命仍在轮回
我们的灵魂是否熟记彼此的气息

尽管容颜已陌生
我们不会遗忘

我们依然看见爱情
相信爱情
它是一湖幽囚的蓝
一阵凄婉的风
穿过我们失血的经脉
驻守岁月流年

残爱

心一直在
只是缺口了
不知丢掉的那角
被青鸟衔去何方

总想回到从前
最初的心啊
里面有个圆润的我
我幽居的地方
是灵魂的天堂

而今,我与谁分享
这跳动不再是
熟悉的音律
它掺得杂乱了

我用假象装饰不安
微笑着仿似平常
每当铃声响起
我的目光不再扫视你的屏幕
你的语言却撞击着我的耳鼓

爱是什么
是疼是泪水
它似一道弯弯的清泉
我溺在其中
青萍慢慢地吞没了

闪电把紧闭的眼 扒开一条缝 (组诗)

■ (黑龙江)季子萱

第一个双肩背

人生第一个双肩背
是离家出走
去流浪

起程前夜
把未来的命
一塞再塞
塞得没有一丝缝隙

孤独如我 静穿静梭

午夜的树梢
安详地坐着十六的月亮
午夜的甜梦
死在白白花的路上

内心喧嚣已出逃

热闹的人生
成了鸦雀无声的空巢

攀登 奔跑
孤独患了忧郁症
不分昼夜
向着可以飞翔的悬崖
一路俯冲

阳光照进我的窗

黑夜褪去
黑暗藏匿
夜的乌鸦渐渐飞远

星仔入梦
月儿收尽光芒
夜游神乖乖潜伏

天幕拉开
黎明睁开眼睛
晨曦奔跑着来到我的窗

夜的静谧折翼
夜的黑死亡
我满怀希望

这里的风雨 来自远方 (组诗)

■ (广东)郭耀仿

故乡的景,故乡的年

即使是艰难,又或是疲倦
但总算站上了故乡的山头
可以向着不远的远方瞭望
稻田有些荒芜,山林也没有茂盛
依然还在不停絮絮叨叨的
便就是石崖脚下那眼小泉

节日的天气算是冷暖怡人
彻骨的寒冷已经悄然退去
躲过寒冬的茶花开得异常的艳丽
美中带着不足的也仅仅是
任烟花的璀璨也未能阻挡
父母因年岁已高而带来的
那种种抽丝剥茧式的痛楚

故乡的年却依然是丰盛的
或屠宰肥猪,或放干鱼塘
再油炸些适合储存的糖果
待到来年春天劳作之时便又可以
喜滋滋地咬上几口那味道
连同饱满的种子一同埋下
等待着在泥土里生根发芽

含苞待放的花蕾仍有许多
等待春天的也绝不止是我
还有风雨,还有静待发芽的种子
甚至还有无法阻挡的岁月
那就紧紧地随之而前行吧
就当前方不再有荆棘荒凉

村中的人,村中的事 - 小标